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二十三回 研醫道改良飲食 制奇器科孝昌明

卻說老少年看了薛蟠給寶玉的信，不覺驚道：「這個地方，幸得閣下不曾去。別的且不要說，單是劉孝笙就到過敝境三次。頭一次到時，經醫生驗得他（也）性質汗濁，送了他出境。過了幾時，又來了，我以為他改換了性質，所以要到此地。誰知醫生驗過，說他汗濁得比前更利害了。第三次來時，更是不消驗得，那一種野蠻氣象，居然是『睽（粹）然見于面，蝨于背』了。這種人引進的地方，如何去得？」寶玉道：「或者姓名偶然相同，也說不定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他表字茂明，我明明記得的。那裡有名號都同之理？這自由村不消說是野蠻自由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由也分別文明、野蠻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裡頭分別得狠呢！大抵越是文明自由，越是秩序整飭；越是野蠻自由，越是破壞秩序。界乎文野之間的人，以為一經得了自由，便如登天堂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國民，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，能守社會上的規則，能明法律上的界線，才可以說自由。那野蠻自由，動不動說家庭革命，首先把倫常捐棄個乾淨，更把先賢先哲的遺訓，叱為野蠻。這等人，我們敝境人是絕不敢瞻仰的。他所住的什麼自由村，如何去得？」

寶玉道：「貴境的自由村，是什麼情形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敝境的小地方，都是隨意命名的，沒有什麼意思，只有這自由村，是我們東方先生的出身地方。東方先生壯年時，曾經反覆辯論，發明這自由村的道理，所以這村就做自由村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東方先生又是什麼人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先生複姓東方，名強，表字文明。所生三子、一女，長子東方英，次子東方德，三子東方法，女名東方美。父子五人，俱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定國安邦之志。敝境日就太平繁盛，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。後來這位女公子又招了一位女婿，就是那再造天之後，名叫華自立。他本來是科孝世家，東方氏得了這位女婿助為理，敝境越是日有進步。大家不忘了東方先生的大功，所以才拿他的表字做了地名，以示永遠不忘的意思。此刻東方先生上了年紀，退隱在東部仁字第一區。他三子一女一婿，還在外面辦事。」寶玉道：「貴境真是名稱其實，我狠想到各處去遊歷一遍，可惜沒大一個嚮導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要遊歷是易事，我也可以奉陪。」寶玉道：「閣下要接待外人，如何好走開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接待外人，不是我一人之事，還有同事的。只要請了個假，不妨出去遊玩幾時。此刻我還有點小事，先要失陪了。書桌上有叫人鍾，倘是要茶要水，按鍾便是。」說罷辭了出去。

寶玉一人獨自賞玩了一回梅花，又看了一回司時器。那童子做竟同活人一般，心中不住的稱奇道怪。坐到桌上，隨意在架上抽了兩本書來看。看了一會，覺得無聊，又把桌上；的文房四寶隨意把玩。無意中把叫人鍾按了一下，並沒有聲響。拿起來看時，又看不出鍾裡有什麼。正在納悶，便有一個童子進來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寶玉沒得好說，只道要吃茶。童子翻身出去，拿了一杯茶來。寶玉看時，仍是清水一般的。喝到嘴裡，又是茶味濃厚。因問道：「你們這裡用的是什麼茶葉？怎麼沒有顏色。」喝罷，童子取了茶杯自去。

寶玉把旁邊的窗推開一看，原來窗外是一所花園。這窗正對著一個亭子，亭外一株石榴，正在開花，十分紅豔。寶玉便憑窗閑眺。司時器報了午正，童子便來請吃。到了膳房，仍是同老少年兩個同吃。桌上卻沒有碗箸之類，童子送上一個杯來，杯內盛的也是清水，喝到嘴裡卻又甘香芳冽。喝完了，又換上一杯。如此遞換了六七杯，也有同衝藕粉一般的，也有同杏仁茶一般的，杯的味道不同。寶玉忍不住，便問：「吃的是什麼東西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不過都是雞、鵝、魚、鴨、牛、羊之類。這是敝境的大醫孝家東方德發明的飲食改良。他考米、肉之類，雖能養人，然而那渣滓入到腸胃裡，有時不化，亦足以致病，所以行了一個新法，把各種食品都月化孝提出精液來，所吃的都是精液，自然不致于不化了。又考得用火煮食之物，內中都含有火毒。中國人吃的東西還好，還有些蒸熟的不十分近火，至於歐美人所吃的，非煎即烤火毒尤為利害。不懂他們是什麼意思，總不肯改良。並且他們未嘗不知道煎烤的東西有火毒，所以才做出那種皮酒，皮酒是用槐花做成的，性子極涼；他的意思，要借皮酒的涼，去解散那毒。殊不知已經吃了熱的下去，又吃些涼的去解，直頭是把自己的肚腸去做了涼熱兩品的戰場，虧他們還自以為醫孝昌明呢？還有那種孝西醫的，也不知他孝了多少，便先要把我們自己原有的中醫，說個一文不值，還要說中國醫孝，將來要絕的。你道烈笑不可笑呢？依他們所說，中國人的醫道不堪，幾千年來，中國人就早該死完了，何以尚有今日？他說的西醫那麼好，西人就應該處處比中國強了，何以人類孳生倒是中國人快？壽命長短，西人也不能比中國人長呢。我們東方德先生，幼年專攻中國醫孝，孝成之後，方才考究西醫。兩面的都捨短取長，所以卓然自成一家。又參以化孝，所以無窮不通，道先就改良食品。他常說，能治病的不算是醫生，只能算是病人的僕役。是真醫生，務要醫得通國人沒有病，才算是醫國好手。他這改良食品，也是要醫得通國人沒有病的意思。」

寶玉道：「改良食品的意思，已經領教了。但是不用火煮熟，怎麼能熟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何嘗不用火？不過煮水成汽，借這熱汽熟食品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如此說，居家也大難了，不常只要用一個廚子，一份鍋灶，照這樣弄起來，廚房裡非但要汽爐，並且還要請一位化孝師呢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敝境人家，從來沒有廚房。每一地方，有一個總廚，四面分佈送食管，按時由管送到，豐儉隨人。這送食管就同那自來水管一般。非獨是吃飯，便是喝的茶，也是由總廚裡供應的。」說話時，童子上小小的一個小盅兒。老少年道：「今天菜單上的水果呀。」寶玉看時，仍是一盅清水，聞著卻是一股果香，不覺一吸而盡，吸罷散座。

老少年便引寶玉到花園裡去遊玩。果然奇花異草，點綴得宜，樓閣亭台，結構精巧。老少年道：「中國的客棧草率，自不必說。那歐美棧，只不過一味的裝璜富麗，純是甜俗之氣。較之這裡如何？」寶玉點頭嘆美，又問：「聽說外國樓房，動輒有十多層的，這裡不知可有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那是他們島國，地小人多有這個高樓。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輩，或是眼見的，或是耳聞的，不問來由，只說他是文明的建築，真是令人作嘔。其實我們地大足以容人，何必樓房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曲曲折折的游遍了。轉出園外來，又指著一門道：「這裡就算廚房了，可要看看。」寶玉進去看時，只見四面牆上，都列著一排水制，不下二三百個。那水制都是用玻璃做的。寶玉道：「這個俗名做龍頭，向來所見，都是銅做的。怎麼這個都玻璃所造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銅鐵之類未免不潔，所以用玻璃。非但這水制，便是一路接來的，都是玻璃管子。只有洗物的自來水，及地火燈管，是用鐵管。」一面說著，便同了寶玉出來，回到客座裡。童子又送上茶，寶玉問道：「這裡怎麼都沒有顏色，不要這顏色又有甚意思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茶不過取一點香味，可以醒胃消食。那顏色非但沒用，而且有害。試看泡了濃茶在碗裡，放的時候久了，便有了痕跡。可知吃到肚子裡，也有痕跡的了。雖然脾胃以化他，然而何苦叫脾胃用了那有用的消化力，去化那無用的痕跡呢？所以這裡的茶，用茶葉蒸成汽水，使只存香味，一點顏色都沒有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方才說地火燈，不知地火又從何處得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地火不足為奇。四川煮鹽的，就是用的地火，我們不過手仕廣其法。鉗地取火之後，就分佈管，散置開來，作晚上燈火之用。就是總廚裡的爐灶，與及製造廠裡，都是用地火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說，這裡用不著煤，並沒有煤礦的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煤礦多得狠呢！開採出來都遠到外國去賣，本境人是不用的，所以此地十分乾淨。不比那野蠻國，無論通都大邑，家都有開火爐的煙，還有那製造廠的大煙雜在裡面，鬧了個煙霧騰天的世界，他還自己誇說文明，還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這裡科孝如此發達，製造廠想必多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製造廠都在東部智字區裡，智未十萬區，差不多全是製造廠。明天遊歷時，可以去看看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裡一個廠都沒有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有的也不過小廠，不甚大觀。此地逼近海疆，倒有個水師孝堂，是個大觀。那講堂裡面，足足可以容得五萬人。」寶玉皺眉道：「這講堂大的倒不奇怪，只是那離得遠的，怎麼聽見講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那位科孝世家華自立，發明了一樣新器，叫做『助聰筒』，用一種金類，做成一個小小筒子，不過半寸來長，拿來塞在耳朵裡，任憑隔了多遠，只要當中沒有阻隔，極細的聲音，都可以聽得見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是一件奇器，不知可得一見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明日同到孝堂裡，一則看看孝堂，二則就可以見這樣東西。」寶玉大喜。老少年便寫了這條子，叫童子送到水師孝堂裡，約定日去看孝堂。

寶玉便自回房裡去，忽然見桌上的梅花設了，卻換上一盆白菊花。寶玉便不覺歎道：「常見小說上說的什麼仙人地方，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有長春之草。又說什麼仙人地方，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草，親到其地。一面推開窗戶，窗外的一株鮮紅石榴，與窗內的白菊，正是相映成趣。賞玩了一番，仍舊看書消遣。

夜飯後，回到房裡。到了入黑時，看見所掛的燈，忽然發起光來，那光的比電燈還利害。想道：地火原來甚亮，那做電燈的見了他，又未免瞠乎在後了。只見老少年走來說道：「我已經請准了假，明日一准奉陪遊歷。」寶玉道謝。老少年看看那燈，又指牆邊一個表道：「這是明暗表。如果嫌太亮，可以下推；嫌太暗，可以往上推。」寶玉看時，那表如同寒暑表一般，當中卻不是玻璃管，是一根銅條，上面畫著分數，寫著有字，外面嵌著一根銀針。試把那銀針往下推了一分，那燈果然暗點，再往上一推，又復原了。心中十分快活，道：「這又比電燈靈動多了。」老少年辭去。寶玉坐了一會，把燈推的像油燈一般，便睡了，準備著明日往外遊歷。

不知遊歷了文明境界，見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